

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茵梦湖

[德] 施托姆 著

马君玉 译

STROM
WILINGZHU



■ 一段让人情伤数十年的爱情悲剧，在施托姆笔下充满诗意又令人一唱三叹，扼腕痛惜。

名家
推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
推介 ·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

茵梦湖

[德]施托姆 著

马君玉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茵梦湖 / (德)施托姆著;马君玉译. —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4.1

(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5396-2369-1

I. 茵... II. ①施... ②马... III. 中篇小说-德国-现代 ②短篇小说-德国-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2765 号

茵梦湖 (德)施托姆 著 马君玉 译

责任编辑:岑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48

印 张:2 $\frac{2}{3}$

字 数:50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69-1

定 价: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[名家推介]

如果说,当今我国读者对于德国 19 世纪著名诗人、小说家施托姆(Theodor Storm 1817—1888)这个名字还不是太熟悉的话,那么,对于这位作家的一部小说《茵梦湖》(Immensee),我国的读者可说几乎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读。

施托姆以诗歌创作开始他的文学生涯。其诗歌乃至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描写家乡的自然风光,恬静的田园生活,和睦的家庭,青年男女的爱情,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作家内心对故土、乡情的一

片深情。施托姆作为 19 世纪德国文坛兴起的“诗意现实主义”流派的代表人物,通过他的抒情诗篇和诗意小说集中体现了这一流派的艺术主张。1849 年发表的小说《茵梦湖》标志着他从诗歌向小说创作的转折,并在德国文坛、乃至世界文坛产生深远影响,将其视作施托姆创作生涯中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,实不为过。

《茵梦湖》所描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,在这部小说中:

一天晚上,月明如水。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,孤身一人身靠书桌,独坐书房。一缕皎洁的月光透窗而入,缓缓地落到壁上挂着的一幅青春少女的画像上,那是当年和他彼此真诚相爱的恋人伊丽莎白。此时此刻,男主人公赖因哈特睹物思人,想起了自己一生中惟一让他刻骨铭心、抱憾终生的一次恋爱经历。数十年过去了,如今已进入暮年的他清楚地意识到,自己内心深处依然摆脱不了对这位心上人的眷恋。他

想起了欢乐的童年,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同欢乐,共游戏,真是天生的一对;也想起青春年少时,相亲相依,相守相伴,真挚的友谊将他俩带上了相爱的道路,成了一对彼此倾心相爱、形影不离的恋人;他想起了在那故乡宅边的茅屋里,那苍松翠柏的密林深处,湖水清凌的堤坡旁,还有那背风的山冈上、晨曦中、夕阳下,何时、何地没有他们留下的足迹,他们的笑声,他们的卿卿我我,他们的青春、恋情……然而,他一生一世也忘不了那一天,忘不了他生命中最为黑暗的那一天。那事情发生在他离乡去异地求学深造之后,有一天,母亲的一封来信给他送来了一声霹雳:“情变”突然发生。门第、财富、偏见,还有伊丽莎白母亲的世俗观念,成了横在他俩爱情路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,以致有情人没有能走到一起,自己所热恋着的爱人终于违拗不过她的母亲,无奈何只得将他撇下,顺从母命,嫁给了家乡一位年轻的庄园主,成了庄园的少



夫人。从此，这渴求着的爱情、朝思暮想着的美满婚姻，竟然成了水中月、镜中影。伊人不见，美梦成空。面对这无情的现实，他茫然、困惑，神情凄然，肝肠欲断。然而，他却逆来顺受，听凭于命运的摆布。……事隔数年，男主人公回到家乡，受邀来到庄园做客。旧时恋人的意外相见给他带来了些微的欢愉，也使他感到一丝莫名的惆怅，更难以抵御的是苦涩对他一阵阵的侵袭。旧地重游，景物依旧，可旧情却永远没法再续。短短几天的相聚，男主人公从对方的谈吐、姿态，对方的眼神中明显地感觉到，当年他所深爱的人，在她的内心仍然对自己保留着一份眷恋。这短暂的重逢、几天的相聚，反而再次引发了他心中的伤痛，给他平添了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。离开庄园分手的那一天，伊丽莎白终于说道：“你再也不会上这儿来了。……你不用骗我，我知道，你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的了……”“是的，再也不回来了！”男主人公如是应

答。待话音刚落,他决然转过身子,大步走出房廊。在大门口,他回首一望,见她依然站立原地,纹丝不动,惟有她那绝望的目光正在向他投来……韶华已去,数十年了,老人的眼前仍然时不时地浮现出这一幕幕情景。这段情,这一份思念,何时才能得以割断,得以拂去……

《茵梦湖》是作家施托姆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名作,小说集中体现了施托姆创作上鲜明的个性和他独到的艺术风格,也是作家创作生涯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、一次决定性的转折。它不仅确立了施托姆在德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,而且从此掀开了作者创作生涯的新篇章。

《阳光下》发表于1854年。故事叙说的是一位青年女性的爱情生活,以及她的过早去世。小说环绕一个主题,层次分明,用严密的逻辑、含蓄的语言、深沉的感情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。女主人公



弗兰卿与骑兵团上尉军官康斯坦丁真诚相爱,这天生美满的一对情侣,却受到外在的阻力而未能终成眷属。虽说小说中作家没有明显的描述,但读者一定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,这阻力来自家庭,来自女主人公的亲生父亲,也可以说,来自当时的社会。19世纪50年代是德国经济蓬勃发展时期,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,经济力量的增强,由此派生出一大批富商豪门。弗兰卿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,她势难摆脱家庭、社会的偏见和束缚,结果成了时代的牺牲品。《阳光下》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,从深层意义上讲,是作家对社会、对家庭弊病、对弗兰卿父亲固有恶习的抨击。德国作家、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尔·海泽(Paul Heyse, 1830—1914)在收到作者1854年10月赠书《阳光下》和信件后,于1854年11月26日复函中指出:“事实上,您是把某一位先生送上了法庭……”20多年后,瑞士德语作家戈特弗

里德·凯勒(Gottfried Keller 1819—1890)在回复施托姆 1878 年 6 月 25 日的信件时说道:“让我感到惊讶的是,弗兰卿的故事——这样一个社会现实,您居然能处理得如此自然、和谐,而富有诗意,它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范本……”总体说来,《阳光下》无论它的内容与形式,都体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,显示出“诗意现实主义”小说的鲜明特色。

据笔者了解,小说《阳光下》还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。

非常感谢百岁高龄的恩师张威廉教授为本书阅稿并亲笔赐序。

马君玉 曾任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教师、教研室主任、中国驻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文化专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,现已退休。

序

张威廉

马君玉同志勤于德汉翻译多年,译文涉及德国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以及相关专著,成果颇丰。其所译德国作家 Wassermann 的“Der Fall Maurizius”,原文文字难读,兼之情节曲折,人物心理状态复杂,君玉能以忠实流畅之笔墨,婉转细腻地译出,更是不易。该译本出版后,1997 年又曾得到联邦德国电台广播,名扬中外。近译施托姆的《茵梦湖》,已收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施托姆诗意小说集》。今拟另印单行本,将译文及《译后记》寄来要我写序,我不禁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曾译过施托姆的《灵魂》(“Psyche”),那是我从事翻译最早的一部作品,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,



至于在哪年哪月,我已经记不起了。《灵魂》是一部较短的中篇小说,国内读者不多,似乎至今还没有重译本。不若《茵梦湖》自1850年发表以来即家传户诵,盛名至今不衰,因此译者甚多。据我所知,最早的一位是郭老,最近的则是一年前杨武能同志曾寄来其译本一册。七八十年间,译本当已不下十种。君玉同志翻译此书,鉴于珠玉在前,不得不刻意经营,其琢磨推敲之艰苦用心,从《译后记》可见一斑。就以书中第一节和第十节的题名“der Alte”为例,其译文却有所不同。这说明译者不欲拘泥原文的字面,而着重把文字的含意表达出来。我因此想到往年谈德汉翻译时,曾提出一个我名之为“风筝喻”的要求,就是将风筝喻为译文,手喻为原文,系风筝的线喻原文的思想内容。风筝离手愈远愈妙,但不能脱离线。因为,德汉语言相距太远,不像英法德语同属印欧语系,可以有所谓“等值的翻译”。汉译若太拘泥原文的

表达方式,必致佶屈聱牙,令人难以卒读。诚然,译文最重要的是“信”,决不能改动或增损原文的思想内容。《译后记》中所提到的各节和“风筝喻”的意旨可说是不谋而合。吾道不孤,欣慰之余,因志数语,不知译者和读者以为然否?

九十八叟张威廉于南京

2000年3月

目 录

序(张威廉)	1
茵梦湖	1
阳光下	67
译后记	92

茵梦湖

有位老人

深秋时节，一天下午，大道上，有位老人顺坡而下。他衣着得体、步履从容，看来，像是刚遛过弯儿，正在转回家门。老人脚上，一双旧式搭扣鞋，鞋帮上沾满了尘土；腋下，夹着一枝藤手杖，手杖的一头是个金手把；一双黑眼睛，透露出当年他那逝去的青春岁月；与此相映，一头霜雪白发分外显出他独有的神气。老人神态悠闲，不时极目四望，忽而向前方那座被暮色笼罩着的城镇投去深深的一瞥。从他身旁经过

的路人,都会被他深沉的眼神所吸引,禁不住对他看上一眼,不过同他搭讪的人却很少,显然他不像是本地人。此刻,老人来到一幢有着高高山墙的屋前,他站停身子,再次回首朝那座城镇眺望了一眼,方才举步踏进门厅。一阵门铃响过,连通门厅与里屋那扇房门的门窗上,一块绿色窗帘被掀了开来,随即露出一张老妇人的脸。老人挥了挥手杖,算是向她打了个招呼,然后带着一点儿南方口音说:“不用上灯!”于是管家老太重新拉上窗帘。老人进门穿过门厅,踏进宽敞的堂屋。这里,四面靠墙是几口又高又大的橡木橱柜,柜中,陈放着各色细瓷花瓶。他径直走出堂屋,屋外,一条细长的过道里,有一道窄小的楼梯直通后楼,老人悠悠拾级上楼,推门进房。房间不算太大,但显得非常清静、舒适。一个个书架、书柜,几乎占尽了一侧墙的墙面;另一侧墙上,挂的是几幅肖像画、风景画。一张书桌上铺有一方墨绿桌布,几本没有合上

的书散乱桌上。书桌前，一把椅子显得又大又沉重。椅中，放着红色丝绒靠垫。老人先把帽子、手杖搁在书房的一角，然后坐进椅子，双手相握，兴许是遛弯回来，需要片刻休息。这时候，夜色渐渐浓重，一缕月光透窗而入，投在壁上那几幅画上。老人的目光随着这道皎洁的光束缓缓转移，直落在一个普通的黑色镜框上，框里嵌着一帧人物肖像。他不由得叫出声来：“伊丽莎白！”——随着老人这一声低唤，顷刻之间，时光倒流，迅速退回到了他的青春年少时代。

孩子他俩

眼前，一个小姑娘秀丽的身影正朝他走来，她就是伊丽莎白，她的年龄看来也不过五六岁，与他自己正好相差一半。小姑娘的脖子上，飘着一条红色丝巾，映辉之下，她的一对褐色眼睛更显得动人美丽。